

「桑榆琐话」

易磊
陈斐 / 主编



感动中国的 散文

名家

人一生有很多难忘的美好片段，也许有些事过后，你会感觉象过往的烟云，慢慢飘远，但曾经为你感动过的人，事和文字，会在你心中久久不能忘怀，甚至会陪你走过漫漫的人生路。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桑榆琐话」

易磊

陈斐 / 主编



感动中国的 散文

名家

人一生有很多难忘的美好片段，也许有些事过后，你会

感觉象过往的烟云，慢慢飘远，但曾经为你感动过的人，

事和文字，会在你心中久久不能忘怀，甚至会陪你走过

漫漫的人生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桑榆琐话/易磊, 陈斐主编.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0. 3
(感动中国的名家散文: 1)

ISBN 978 - 7 - 80675 - 355 - 2

I. 桑… II. ①易… ②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7627 号

感动中国的名家散文

桑榆琐话

-
- 主 编: 易磊 陈斐
发 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社 址: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网 址: WWW.SHUSHANG.COM 邮 编: 021008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布 林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75 - 355 - 2
定 价: 31.80 元
-

散文：

精神的后花园（代序）

散文是一种将自我底色彻底暴露的文体。

作者不仅在艺术方面，也在人生体验方面，展示他们奋力奔跑在生命理想和情感世界的各自姿态：或以生命权威者身份掠过灰暗平淡的世俗缠绕，收拢自己的“思想拾零”；或在对“江山多娇”的颂扬中获得异常蓬勃的生命灵感，尽享其一次又一次给世人带来的耳目一新的冲动，或在“桑榆琐话”中演绎曾经春心荡漾的生命故事及情感世界的奔突，尔或在“闲言絮语”中回首各自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漫游，从而矜持于生命人格的守护……

文字是思想的拐杖，思想把握着文字的指向，正如散文的脾性一样，我们在作品选编上不拘一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分性格、国别、种族，内容上，我们不刻意追求作品的宏大主题及影响力，但字里行间无一不显示着灵魂的泛爱和生命的强劲张力；我们不刻意寻求作者的知名度及天将降大任的独特经历，但我们关注其敏锐的洞察力和解析力；我们不特意要居高临下，但我们不拒绝去感触未来。我们既看重作品的文学性，又看重其包涵的文化内涵；既看重其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性和思想力度给人的启迪，又看重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或许正是如此，这些散文才不约而同地达成一种共同的诉求：文字、图片、思想没有高低贵贱一起流淌，不

仅是经历的叙述，更是默默的承载；不仅是扫描般的旅行，更像是一种收割式的存储，不同思想交涉下，使得人们在饭饱酒足后精神的后花园得以构造！

生活的焦灼和苦痛常伴左右，间或像暗疮有燎原之势，像毒瘤恶性膨胀，挤兑着我们的宁静、幸福和快乐，愿本套丛书为您带来清新的文字信息，满足你的阅读期待。

本套丛书属于期待提高写作能力、洞察能力的学生！

属于在理想与现实冲撞中诉说迷惘，渴求精神滋润的青年！

属于需要舒畅胸怀，陶冶情操的广大散文爱好者及书籍珍藏者！

易 磊

2005 年 6 月

目 录

中 国 卷

朱自清

-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002
儿女 005
我所见的叶圣陶 011

丰子凯

- 怀李叔同先生 015
悼夏丐尊先生 022
湖畔夜饮 027

三 毛

- 秋恋 031
云在青山月在天 036
温柔的夜 041

铁 凝

- 世界 053
四季歌 057
哦，香雪 063

许地山

- 爱流汐涨 074

枯杨生花	077
慕	092
袁 鹰	
革命尚未成功	096
凝视这个数字	099
戈壁水长流	104
丁 玲	
风雨中忆萧红	113
五月	117
三八节有感	121
贾平凹	
我的老师	125
秃顶	128
我是农民	131
林清玄	
故乡的水土	137
不孝的孩子	139
台北闹饥荒	140
张晓风	
当我们问及什么是爱情时	142
地毯的那一端	144
三千公里远的一场情奔	151
张中行	
悼念俞平伯先生	154
坚信笃行的佛学家熊十力	157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161

老 舍

我的母亲	168
致家人	173
宗月大师	174

席慕蓉

美丽的错误	178
生日卡片	181
生命的滋味	183

巴 金

爱尔克的灯光	186
做一个战士	190
鸟的天堂	192

毕淑敏

回家去问妈妈	195
孝心无价	199
父亲教我的歌	201

外 国 卷

泰戈尔 (印度)

生命——心灵	206
天各一方	213

法朗士 (法国)

苏珊	215
----------	-----

萧伯纳 (英国)

贝多芬百年祭	217
--------------	-----

高尔斯华绥 (英国)

远处的青山 222

拉格奎斯特 (瑞典)

父亲与我 226

莫里亚克 (法国)

马尔卡 231

海明威 (美国)

塞纳河畔人 233

聂鲁达 (智利)

归来的温馨 237

伯尔 (德国)

它们没有飞走 240

加缪 (法国)

生之爱 242

蒲宁 (俄国)

在八月 247

感动中国的名家散文·桑榆琐话

中国卷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悼闻一多先生

朱自清

推荐理由：

- ◎人物纪念方面的成名作
- ◎入选我国多种散文选本
- ◎备受广大读者喜爱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有《朱自清全集》行世。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关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较多，现在且说个大概，来追悼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闻先生是一位诗人。他的《红烛》，尤其他的《死水》，读过的人很多。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者都认识了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有所表现，可是闻先生认识得特别亲切，表现得特别强烈。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后来他更进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这是集团的艺术，也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艺术。他要的是热情，是

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语言的技巧，大家都记得他是提倡诗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精辟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我听过他近来的演说，有两三回也是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他因此也特别能够体会古代语言。

二

闻先生的惨死尤其在是中国文学方面是一个不容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专门研究的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亲手抄写得很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篇成书。这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

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的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大多都是由于错误的年代引起的。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的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他是学过图案画的，这帮助他在考据上发现了一种新技术；这技术是值得发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他尝过亲自经过创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赏诗人与诗。他的《唐诗杂论》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言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种条例，才能有所创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做消闲的书来读。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发明。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独到之见。他研究《诗

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伊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爱其中的片段故事，注重的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表现。近三四年，他又专力研究《庄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发现庄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以上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贡献特别多，特别大。近年，他又注意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这真是我们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啊！

儿 女

朱自清

推荐理由：

- ◎感人至深的亲情赞歌
- ◎影响深远，流传广泛
- ◎入选我国多种散文选本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什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作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摸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于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

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也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地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个一递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的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落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却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但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却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鞮、辔头和缰绳？摆脱也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呀！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太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啊！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可奈何；有时竟觉得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之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的，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作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感觉，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

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钱买来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便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少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哭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回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但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哪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了。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